

一部古玩业的百科全书
神秘古董收藏家的亲历传奇故事
披露收藏王国奇异众生相

坑

“坑儿”是古董收藏的专业术语，暗寓人生有陷阱，收藏路上处处是陷阱。

儿

王晗◎著

如何交易？如何收藏？如何鉴赏？如何辨别？
收藏的背后是故事，也是谎言；
收藏的途中是欢欣，同时也是陷阱！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王哈◎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坑儿 / 王晗著.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 1
ISBN 978-7-5502-9639-8

I. ①坑…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16862 号

坑儿

作 者: 王 晗
出 品 人: 唐学雷
特约监制: 杨 静
特约策划: 杨 静
营销推广: 姜 涛
责任印制: 张军伟

选题策划: 盛世肯特
出版统筹: 柯利明 林苑中
责任编辑: 徐秀琴
文字统筹: 周元君
装帧设计: 尚书堂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80 千字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16 22 印张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02-9639-8

定价: 39.8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57892599

序

申 维

在中国庞杂的作家队伍里，王晗是有着传奇色彩的人物。文学圈里早就谈论过他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但是，说到他一心浸淫于古玩，我还是充满了好奇。我驱车从大望路赶到北京东郊一座不起眼的私人会所，竟见他如老僧入定一般，过着隐逸的乡村生活，种地、写字、画画、写作、品茶。时常有各地的收藏家前来拜访，请他辨别古瓷器、玉器、青铜器、字画及各种杂项。这时我才知道，他已是古玩圈里响当当的人物。他领我参观他的藏品。我十分惊讶他如何从拍卖市场买得这些价值不菲的玩物。王晗得意地说，我们读书人有一个好处，就是有知识。古玩收藏界最终比的就是知识。行内人称眼力，眼力背后是什么？不是知识吗？知识就能带来财富。这些话的潜台词就是如今的富有，是他凭着丰富的收藏知识获得的。闲聊中，他大谈野史逸闻，穿插各地风土人情与民间传说，所说与正宗教科书历史大异其趣，令我赞叹不已，称他是古玩历史学家。他说起当初迷上古玩的奇闻逸事。有一次，朋友推荐他去拜访一个古玩界的隐士。那人在圈内名头极响，但坚持以修理自行车为生计。那人是个很不起眼的老头儿。老头儿领王晗回家，与其切磋技艺。老头儿先用一只瓷盘装葵花子，与他嗑瓜子，也不多说话。老人见王晗没什么反应，就去换盘，前后共换过三次盘。王晗后来与朋友说，这人真怪，去他家嗑个破瓜子，竟换三次盘。朋友闻后大惊，说他第一次拿出的盘，是个普通宝物，第二次是个重量级的，而第三次竟是国宝级的；前两次，你不为所动，他认为你是大藏家，没看上眼，等到最后你还不为所动，他就知你是个行外之人，开门送客了。经历过这件事，

王晗方知古玩圈的水之深，藏龙卧虎。王晗坚信因果，认为珍宝是有灵性的，当人在寻宝时，宝也在寻人。寻宝者如果德不配位，必引杀身之祸。王晗在《坑儿》这部长篇小说中对这一道理进行了深刻的阐述。

小说《坑儿》取材于古玩收藏界轰动一时的真实案件：收藏界的两大巨头，以徐仁杰为首的老牌的徐氏艺术集团和新兴的有着强大金融背景的杨伟集团为争夺一只五代柴窑四方贯耳尊，在拍卖市场上你争我夺，竟拍出数亿元的高价。在这件离奇的拍卖事件背后，竟隐匿着一场久远的恩怨情仇。40年前，某考古研究所几位专家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因为某个政治事件，研究所工人唐胜以“破四旧”为名，要求几位专家交出他们祖上传下来的一批收藏品。古玩世家徐仁杰、陈昌绪等收藏家为应付这一变局，设计隐匿这批宝物。在唐胜领人来抄家、批斗、搜查等一系列变故中，收藏家陈昌绪生死不明，而徐仁杰出卖朋友而自保，但是，陈昌绪家的一批藏匿的文物竟不知所踪。40年后，物是人非，古玩收藏的火爆，一夜之间，造就出中国最富有的人群。新兴的杨伟集团仰仗强大的经济做后盾，设计要搞垮徐氏集团。徐仁杰在拍卖市场大意失足后，开始一系列的报复和反制行动。而此时，一个叫罗远成的人出现。罗远成竟是当年的唐胜。一个更大的阴谋在设计中，当年失踪的文物浮现了出来。与这批文物有关的人，相继遭到暗杀，张富安、江春丽等离奇死亡。而这批文物的法定拥有者陈昌绪的儿子陈友谊，也频频历险。陈友谊最终粉碎了徐仁杰和唐胜企图独占这批文物的阴谋……商战的残酷背后，演绎着人性的觉悟。

徐仁杰这个人物就是美国作家马里奥·普佐小说《教父》中的教父的翻版。徐仁杰作为最大的徐氏艺术集团的老板，显赫一时，成为公认的收藏界教父。他操纵市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善因有善果，孽债终得还。徐仁杰智力过人，但是依旧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在这场商战中，他通过操控舆论，掌握话语权，操纵股票市场，收买和利诱，最终搞垮新兴的杨伟集团，并将其公司收购到门下。但是，他的儿子徐龙是个物欲主义者，纵欲骄横，难以继承家业。而老婆周琳被杨伟集团设下美男计，俯手就擒，充当起出卖徐氏公司利益的暗线。徐仁杰和犯罪团伙唐胜相勾结，企图获取那批失而复得的文物，反而陷入唐胜的圈套……陈友谊无意之间卷入这场历史纷争中，他本想帮助徐仁杰维护徐氏公司的利益，竟意外地获知父亲陈昌绪死亡的真相。良知和正义感，使他充当祖传文物保护者。江春丽受唐胜犯罪团伙操控，色诱花花公子徐龙。在情感的选择上，先选择了徐氏集团财富继承人徐龙，

追求物欲和情欲，并受命来监视和陷害陈友谊，没想到竟爱上了这个有着学者风范的中年人。陈友谊的正直和真诚，让她良心发现，最终竟替陈友谊而死，并揭露出真相……唐胜虽说隐姓埋名，改名为罗远成，并设计想获得陈家文物的合法所有权，没想到却因40年前作的孽，被受他奸污的柴莹讨还血债而丧命……古玩业的大亨们在人前光彩夺目，事实上，无不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中。

王晗是一个创作态度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确切地讲，他的小说属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当然，他的小说中，也有着前几年流行的“新写实小说”风格。比如，他在写作中采用了写实主义的手法，拒绝主流意识形态，摒弃了居高临下的叙述视角，吸收了先锋小说中后现代主义平面化、零散化的叙事手法，着力去表现当代都市普通人的生存状况……也就是说，作者采取的是平民叙述视角。但是，从总体风格上说，他还是继承了巴尔扎克以来的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

首先，他的小说里有因果观。“传统的现实主义认为，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人们接触到的只是一个现象的世界。在这个现象世界的后面，有一个本质的结构控制着这个世界，而这一现象世界中的这事物和其他事物之间，也有着某种本质的、因果的联系。”正是如此，他的小说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着重点在于揭示出生活背后的“本质”。他在小说中，把决定故事本质的力量，交给了命运。这个命运表面上是由故事中人物决定的，其实有着浓烈的、传统的因果宿命观。正如人们常说的，“人在做，天在看”。其次，他注重小说中的戏剧性冲突。他没有呈现当下生活的“平常性”“庸常性”“平凡性”的原生状态，而是把人物和故事摆在典型环境里去塑造典型人物。正义和邪恶，天使和魔鬼，在人间摆下战场。他没有表现反英雄、反典型的多余人，而是刻画正义和邪恶的双面形象。他的小说就是一出人间的悲喜剧，每个故事章节都有着人物和剧情的冲突，仿佛是一部惊心动魄的谍战片。文物艺术收藏品的商战在他的笔下，趣味丛生，悬念迭起。再者，作者注重典型人物的塑造。强权和狡诈的徐仁杰、光明公义的陈友谊、阴险邪恶的唐胜、欲望和情感的江春丽、杀人机器李东申、精神麻木的周琳、消费主义的代表徐龙、忠诚仁义的收藏家陈昌绪等，都有着鲜明的个性。从故事的角度看，现实主义要求小说中的任何情节、细节，都必须发挥一定的功能，承担不同的责任。所以，作者注重细节，描写人物的衣着、生活做派的同时，把人物内心刻画得惟妙惟肖。围绕着主要人物徐仁杰，围绕着失踪文物的中心事件，它们像一根红线贯穿作品的始终，遵循着故事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这样的叙事结构模式。

即使不当作小说来读，这部作品也可说是一部古玩业的百科全书式的教材。在小说中，作者通过笔下人物，通过人物对话，展现了各种古玩如何辨别、如何造假、如何交易、如何拍卖、如何收藏，行业如何风生水起、风云多变，给读者上了一堂生动的古玩专业教学课。总之，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小说人物间关系错综复杂，故事充满悬念，令读者爱不释手，读起来惊心动魄。小说揭露出收藏业富有和繁华背后的血淋淋的真实，阅读它的同时，也能领略到丰富的古玩知识。

写于北京宋庄

2015年4月8日

楔 子	001
一 余孽	004
二 见证人	013
三 古瓷密码	020
四 合约	033
五 失控的预言	046
六 隐痛	057
七 风暴	065
八 洞察	078
九 宿主	088
十 欲望	095
十一 收藏的盛宴	104
十二 诅咒	115
十三 招魂	127
十四 潜伏	135
十五 私人订制	155

十六 诡异	171
十七 破绽	179
十八 操纵	193
十九 收藏的尽头	206
二十 招魂	218
二十一 隐瞒	230
二十二 收藏路上的 100 种死法	237
二十三 黑白森林	247
二十四 击倒	264
二十五 溃败	274
二十六 旧恨	290
二十七 预谋者	303
二十八 恨爱无界	313
二十九 跟踪	319
三十 失孤	325
尾声	340

楔子

一位没姓没名的老人背负着收藏界一个几乎已经被遗忘的秘密，隐藏在大巴山深处。

这位没名没姓的老人坐在门前那块用屁股磨得锃光发亮并生出一层油皮的石头上，一动不动。立秋刚过，太阳就失去了夏天的热度，风刮过并有了几分凉意。在山中，这样阳光明媚的日子并不多见，老人贪婪地享受着阳光的温暖。他想，这样的日子于他已经不多了，再过一段时间山里就进入了冬季，随之而来的是大雪封山，一个漫长的冬天将是那样的寂寞，寂寞得连太阳也难得光顾一下。在暖意浓浓的秋阳下，老人很想就这样睡过去。

为了躲避那场浩劫，老人背负着太多的屈辱在山中隐居数十年，那个生养他并让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城市成了他生命中一场无法忘记的噩梦。

太阳烘着老人的背，在他对面的一块裸露的山石上，一只老鹰站在这块悬空巨石的顶端，凝着神，敛着翼，沐浴在阳光下面。山中似乎只有这两个活物，这样相互遥望着，享受着山里终年不绝的天风发出海洋般“呜——呜——”的声响，像万物都能听懂的语言，在这种声响的撞击下，山峰在微微摇晃。

老人与这只鹰沉浸在秋日的这种声响里并深深地理解它，因为他们是山中最有灵性的两个活物，就像鱼理解水、人理解土地一样，他们可以在各自的领域用自己的姿态享受阳光与风声，一点儿也不觉得孤独。风就是人与禽谛听的一曲音乐，或者说是一部所要阅读的书。

老人坐在一块石头上，弓着背，头埋在裆里，他越来越觉得这种姿势很舒服，同时也深知自己老了，老得就像是一具高古瓷器，高温炼造的密实躯体已经被时光掏空，已经无力迎风招展，微微的颤动就会令其如千年古塔一样坍塌下来，最终成为泥土中的一部分。

老人弓着背，埋着头，就好似太阳下一只烤着的虾米，一件缀满了补丁的衣服也无法掩盖这老迈得只剩下一张皮包裹着的骨架。

老人在阳光下想，自己在这大山里的日子不多了！

老人动了一下，他想自己刚才可能是睡着了，他抬起头，看了一眼不远处立在石头上的鹰，想站起来，可每一个关节似乎锈住了一样，脑袋给出的指令没有得到反应。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死了，这段时间这个问题不时从脑中冒出来。他又在为这个问题所纠缠的时候，他的徒弟张富安从都市给他送来的那部海事电话终于响了。

他用手撑着石头，努力直起腰，蹒跚着走进屋内拿起电话，电话是徒弟张富安打来的。张富安在电话里说：“师父，那只韩信挂帅的元代青花大罐，在澳门苏富比拍卖公司以 3.2 亿元落锤！”

老人听到这个消息后，手颤抖起来，抖得有些抓不住电话了，他哆嗦着嗓子问：“富安，你确定这只罐子就是当年那只？”

“没错，师父，就是那只。”电话另一头的张富安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老人收起电话，自言自语道：“一个罐子卖 3 个多亿，这简直是个奇迹……”

这一只罐子以天价售出，说明当年被当成毒草与垃圾的文物受到收藏者空前的关注和热爱；同时，随着这元代青花罐的天价拍出，一个沉寂多年的阴谋也会随之浮出水面，并将几十年前的一桩无人知晓的事件大白于天下。同时，这位隐姓埋名于山中的老人也将走出山中，把几十年前的那桩文物失踪事件公之于众，更为重要的是能见到从未见过面的儿子——陈友谊。

老人与徒弟通完话后，重新回到太阳下面，昏花的老眼仍然能看见那只鹰似睡着了一样一动不动地呆立在对面那块耸立着的山石上。他发现这大山里面的鹰是越来越少了，鹰的家族是因为什么而衰落了昵？他不太清楚，只知道这大山里许多勇猛、美丽和古怪的动物迅速地减少和消失，天空和大地因为有了搏斗而变得荒凉

和平庸。渺小、平庸、自私和猥琐，最终战胜了强大。未来的世界只有老鼠和麻雀这样的物种横行。对面石头上这只鹰似乎跟他的处境一样，孤独而老迈，停止了飞翔，只能用打瞌睡这种方式来消遣内心的伤痛故事。

老人想到自己妻离子散，过着非人的生活，已经数十载了……

他的眼里溢满了泪水！

老人正在暗自哀伤之时，两个陌生人悄悄潜近他的住所，并出现在了身后。老人从远处收回目光，看到了身边的两个面目狰狞的陌生人，其中一个疤脸在他背后叫道：“陈昌绪！”这3个字让老人浑身颤抖，几十年没有人叫过这个名字，甚至连他本人差不多也忘了自己的名字。他惊愕地张大了嘴，慢慢转过身来，看着这两个陌生人，啜嚅着嘴唇问：“是谁派你们来的？”

疤脸狞笑道：“都是在鬼门关上溜达的人了，告诉你也无妨，是一个叫唐胜的人让我们来要你的命。”

隐姓埋名的陈昌绪明白了自己眼前的处境——处心积虑潜伏山中数十载，并没有逃脱这魔头的手掌。

一 余孽

世界各地的顶级收藏家都云集在香港这家国际拍卖公司，这是每年一度的收藏盛会，从世界各地收罗来的艺术珍品将在这次拍卖会上亮相，富豪们都拭目以待，这些艺术收藏品将花落谁家不完全是你手中拥有多少钱的问题，而要看你对这些藏品的认知。

收藏界的大佬们为这两大拍卖公司的藏品蠢蠢欲动之时，在京城琉璃厂东边的一座古色古香的四合院里，罗远成正带着难以捉摸的神情，像入定的老僧般一动不动地端坐着。他身材短粗，尽管已六十多岁，脸上却只隐约爬过几道皱纹。他两肘支撑在明式花梨木椅的镂花扶手上，握在一起的厚实的手背托着浑圆的双下巴。压在手背的重量使他的薄嘴唇向前突出，赋予他一副强横、轻蔑冷酷的神情。在低垂的眉睫下，他那略显疲惫的由于年龄的原因有些浑浊的眼睛正带着稳操胜券的意味，注视着面前的棋盘。棋盘与棋子都是用小叶紫檀精雕细琢而成，年代久远。沉淀在棋盘上的时间就是一种历史，在这种弥漫着历史沧桑味的棋盘上思考，无不带着一种超然于物外的冷静。

这座闹市中的四合院，有200年以上的历史。青砖青黑瓦，经过时光的打磨，这个院子就如一个城府极深的阴谋家，冷漠中透着一股看破红尘的绝望。

尽管罗远成外表平静，内心却充满焦虑，他正等待着拍卖公司的报告。他瞟了一眼旁边桌上的镂金大理石西洋座钟，5点钟，时间简直凝固了。奇怪的是，尽管心不在焉，他却下了一手好棋。他感到自己就像面对一条烹熟煎就的肥鱼。他已亲手

剥去这条肥鱼的皮，剔除了鱼刺，剩下的便是放开饥饿的胃，尽情饱食受用了。

与他隔桌对弈的是文物管理委员会的领导冯会长。冯会长一身素装，沉思良久，显然知道这盘棋的结局已近，“输棋”仿佛一只扼住他的咽喉的利爪，让他有些喘不过气来，因此脸涨得通红。

棋局初开时，冯会长似乎为他的“红帅”组织了良好的防御。但棋至中局，罗远成却以一着出色的跃马迂回突破了冯会长的防线。冯会长一直沾沾自喜到最后一刻，他随即又犯了另一个错误，使他的“红帅”陷入危境。剩下的一切，罗远成明白，已成定局。他亲手收拾了这个一贯谨慎小心的潜在对手。他以胜利者的姿态，看一个失败者如何把失败写在脸上，并让对手尽情欣赏。

罗远成要用棋枰上的战斗告诉对手：他永远是最后的赢家。

反败为胜，人人都能接受这样的结局，这让冯会长浑身冒汗。看着对手不堪收拾的残局而苦思冥想时，罗远成把探出的身子靠回到座椅上，肥胖的两手握住椅子的扶手。这时那座古旧的西洋座钟的时针已指在6点30分，快了，一小时内，在香港以及远在美国纽约所举行的全球性的拍卖会就会结束。随着拍卖会的结束，拍卖会中所有参拍品的价格也会随之第一时间传送过来。

这次全球性的秋季拍卖盛典决定着每一件中国文物的价格走向，同时也决定着他潜伏多年的计划是否能够实现，他明白这次拍卖意味着他所占有的藏品的出手时机已经到来。

罗远成冷冷地望着冯会长的面孔，看着他抬起右手。当冯会长把“保护红帅”升起一步时，他手指上那颗硕大的帝王绿翡翠戒指在灯光下闪烁着幽绿的光。冯会长抬眼望着罗远成，为这盘不该输却又输了的棋露出了忧郁的笑容。罗远成看着冯会长手指上这颗硕大的价值几百万元的翡翠戒指，心里同时闪过一丝妒意。棋盘上，对方的“红帅”暴露无遗，就像娇柔而无自卫能力任人蹂躏的羔羊。罗远成从座椅的扶手上缓缓抬起右臂，伸过棋盘。他那张开的拇指和食指就像一只龙虾的巨大钳爪，轻轻地夹起他毁灭性十足的“车”，越过棋盘，直取红帅。把“红帅”轻轻地放在一旁后，他的手随即又稳稳地放回到扶手上。

冯会长看着已经空旷了的棋盘，往椅中一靠，脸涨得通红，压抑着失败的沮丧，微微一笑，表示认输地略一低头。“好一手妙棋！”

“冯会长，你不愧老谋深算，城府与棋力都相当深厚，胜你一次真不容易。”罗远成伸手拿起水晶酒盅。“再来一杯？”他用商量的口吻问冯会长。

“再来一杯。”冯会长说着把面前的杯子移向罗远成。

罗远成俯身向前，小心翼翼地往冯会长杯中斟满陈年茅台酒。

一种有点儿发黄的液体，随着酒溢进酒杯，一股醇香弥漫在整个房间。“你难道不认为在下棋中能领会到一种亲临战场之感，棋手就是一名冲锋陷阵的战士，生与死都快乐着？”

“的确如此。在棋盘上绝无正义或谬误可言，只有计谋、战术和策略，并在对方动手之前预知他的打算。”冯会长说。

“冯会长，你我都是经历过大事的人，你说到点上了，正义与谬误只在道义上存在。”两个人都在为那场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找一个借口，寻求一种安慰。

罗远成说着，让酒在杯沿转动着。“就好像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一样，‘破四旧’，知识分子与文物要当毒草一样毫不留情地割掉。客观地说，当然不是作为一个文物爱好者，我必须承认在那些年里很多文物给毁掉了，让人痛心。同时，我也看到了很多秘密。隐藏在不少人手中的文物珍品，又暴露在了大家的视野之中。通过这场运动，我自己也逐渐得出了这一结论。人们几乎要赞同这场运动的某些观点。文明的衰落和对权力的信仰者已被贱民包围，这场运动是不可避免的。”

冯会长知道罗远成是在为他在这场运动中大获好处的行为寻找借口，或者说是寻找良心上的开脱，可他还是点点头：“要说那场运动是对文化的扼杀，这有些言过其实，抄查的文物中不是也有许多文物给保存下来了吗？真正扼杀文化的是那些收藏家，把大量的文物藏起来，让它们脱离人们的视线，沦为商品。文物暴利买卖污染已蔓延到我们社会的每个角落，视利益至上的文化流氓正在毒害我们的文明与文化……”

“这正是我们所担忧的事情，”罗远成叹口气，用手指摩挲着酒杯边沿，“但我们又能做些什么？面对这种情况，作为文物管理方面的领导，你又有什么更好的主意？”

两人持着酒杯在沉默中坐了片刻。罗远成为冯会长重新斟满酒，并在自己杯中加入少许，深深地呷了口，感慨道：“谁也不能挡住社会的洪流，蚍蜉撼大树的事情，我们都领略过，还是谈点更令人愉快的事吧。”他又问冯会长，“易陵通道的发掘进展得怎么样了？”

“进展不错，速度比我们预料的要快。”谈到正事，冯会长神情为之一振，因为罗远成给了他一大笔钱，他不得不对手中所进行的事情打起百倍的精神。

罗远成这里所提到的“易陵”，是远在市郊的一处古墓，那里有着只有他一个人

知道——以开发旅游为幌子，把这座空荡荡的古墓围圈起来，并派人重点看守。但这里面一定有重大的隐情，冯会长猜测，因为罗远成这个人从来不会干没有目的的事情。这姓罗的不是隐士更不是学人，他是一个具有无限野心的人，这点冯会长十分清楚。

“这基本上是又一次考古工作，”罗远成说，“你得让你的手下不能动任何情况不明的东西，我们不得不谨慎……”

“我明白，罗教授，我的那些工作人员都很专业。”冯会长说。

“一定得多派人手严加管理，不能出什么纰漏。”罗远成仍然放心不下。

“这个你放心好了，我这些手下就是干这个的。”冯会长再次强调。

“另外，你得加快完善那些手续，不能让政府抓住我们的纰漏，干涉我们的正常工作。”罗远成略带责怪地说，“事情已进行了一年多，获得一个开发许可竟要这么久，一座空荡荡的古墓，除了一堆黄土加一堆砖头外，还有什么东西值得让人这样劳神费力的！”

“你应该知道，事关文物的事情一定要慎重，纵然是一座空墓，可也是一座古墓，在这个事情上谁也不想担当什么责任。”

“这墓究竟损毁到了什么程度？”罗远成问冯会长。

冯会长呷了口酒，道：“这座墓的结构应该说牢固得如同磐石，你可能不知道这里面曾经发生过一次爆炸，通往深处的过道塌陷了……”

罗远成知道发生在古墓里的这次爆炸，因为是他亲手操作的，而为什么炸一座空墓，这其中的隐情只有他自己知道了。罗远成比冯会长还了解这古墓的损毁程度，一些无关痛痒的问话只不过是放给冯会长的一个烟幕弹而已。他努力掩饰着自己的真实想法。

罗远成呷了口酒，凝视着灯火，问：“你亲自去里面看过吗？进到里面一定给人一种下地狱的感觉。”

“毕竟是死人待过的地方，感觉肯定不好。”冯会长打着哈哈说。

“除了我之外，可能没有几个人真正了解这座古墓的结构，更不会了解在里面待着的感觉。”罗远成在心里说，嘴里却没有说出来。

“我在考虑为墓道安装电灯，回头一想，参观者们恐怕并不喜欢灯光刺目的光线，因为这样就破坏了那种由黑暗带来的神秘感，如果用烛台或者火把作为照明，那恐怖的氛围就不一样了。”

罗远成低声说：“这个主意不错，惊险、冒险和刺激是很多探险者所追求的效果，那儿一定能成为一个全新的旅游中心。”罗远成说得心不在焉。其实他心里惦记着的是他在那次文化运动中所掳去并占有的文物，在这墓中存放了几十年后，是否还安然无恙，完好无损。他一直隐忍潜伏这么多年，等待着一个时机，让这些文物变为他手中的财富。对如何开发旅游，引起游人的兴趣，他并不关心，以开发旅游为幌子对这古墓进行打造，只是一个掩人耳目的借口。

时间到了，远在香港的一场拍卖会结束。一条关于拍卖的信息传到了罗远成的手机上——那只元代青花罐子拍卖了3.2亿。这是罗远成没有想到的，但又在他的预料之中，因为国家的强大，自以为是的西方集团得重新了解这个东方古国，数个朝代以来，这些古代瓷器一直占据了世界的领先地位。他认为这个时机已经来临，在那个文物被打砸的年代，他所侵占的文物以现在这个行情出手的话，足以让他富甲天下。

“隔了四十多年？那过道在什么时候塌陷的，我都忘了。”罗远成心事重重地喃喃自语，又好像是在问冯会长。

“7月23日凌晨。”冯会长补充道，“墓地周围的民众听到了爆炸的声音，从此再也没有人进去过。”

冯会长的话让罗远成吸了一口凉气，他无法得知这个老家伙还知道那古墓中的多少事情。

陈友谊所乘坐的客机飞临国际机场时，夜幕已降临这个北国之城。

坐在头等舱的陈友谊，身穿棕色皮夹克，英俊、强壮，刚刚步入中年，他侧着头专注地眺望着地面上闪烁的灯光。在舱顶炫目的灯光下，他那线条分明的面部轮廓——饱满的前额、高挺的鼻梁和坚实有力的下巴，都因两眼中的勃勃生机而显得柔和。回到这个熟悉的城市让他高兴，这种心情流露在他的目光中。平时，这一目光与其说是在观看，不如说是在审视。这一目光既富于表现力，又深不可测，令人惊讶。

当这座文化之城的轮廓展现在眼前时，陈友谊靠回座上，用手梳理着已夹杂着白发的乱发。和每次归来时一样，他回忆起了在这个城市度过的那些日子。

当时陈友谊还不到3岁，在宣武门大街后面的一个大杂院——于世贵家的院子里玩耍，每当于世贵变魔术似的使一枚硬币忽而消失或重现时，他便欢快地尖叫起